



Κερούας '58

达摩流浪者

The Dharma Bums

JACK KEROUAC

杰克·凯鲁亚克

梁永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摩流浪者/(美)凯鲁亚克(Kerouac, J.)著;梁永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7 (2008.9重印)

ISBN 978-7-5327-4486-2

I. 达… II. ①凯… ②梁…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4653号

Copyright © Jack Kerouac, 1958

Copyright licensed by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达摩流浪者

The Dharma Bums

Jack Kerouac

杰克·凯鲁亚克 著

梁永安 译 吴刚 校订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靖翀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图字:09—2007—370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6 字数 143,000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327-4486-2/I·2538

定价:26.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T:021—65560609

你们知道吗，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
我期待着一场伟大的背包革命的诞生。

届时，
将有数以千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青年，背着背包，
在全国各地流浪，
他们会爬到高山上去祷告，
会逗小孩子开心，
会取悦老人家，
会让年轻女孩爽快，会让老女孩更爽快；
他们全都是禅疯子，
会写一些突然想到的、莫名其妙的诗，
会把永恒自由的意象带给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生灵。

Kerouac '58



Kerouac, Where Are We Going, Who Are We?
Kerouac, My Future Hermitage

一九五五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偷溜上一列从洛杉矶开出、驶往圣巴巴拉的货运火车。我头枕在行李袋上，跷着腿，注视着天上的浮云，想着心事。那是一列慢车，我计划在圣巴巴拉的海滩睡一晚，隔天一大早再偷溜上一列开往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的慢车，要不就是等到傍晚七点，溜上一列到旧金山去的直达车。在卡马里奥附近，这里是查理·帕克^①发疯后来又通过休息恢复了健康的地方，一个瘦小干瘪的老流浪汉爬上了我所在的货车车斗，这时我们的货车正开进一条侧轨，好让另一列火车优先通行。看到我的时候，他有点惊讶。他走到车斗的另一边，躺了下来，头枕在一个小包上，面向着我，不发一语。随着向东开的货车挤进干道开了过去，尖厉的汽笛声渐渐响起。火车再度开出时，气温开始下降，雾也从海岸的方向吹了过来。我和那个小老头流浪汉都冷得半死，紧紧蜷缩在车斗的边上御寒。等发现没什么效果，我们就站了起来，以踱来踱去、跳上跳下和拍打手臂的方式驱寒。没多久，火车就开入了另一条位于一个小镇内的侧线，等待又一次的会车。这时，我想到我黄昏时会用得着

一瓶托卡伊葡萄酒御寒，便对那个小老头流浪汉说：“我想去买瓶葡萄酒，你可以帮我看住行李吗？”

“没问题。”

我跳下火车，跑过一〇一号高速公路，在一家杂货店里买了葡萄酒，此外还买了些面包和糖果。回到火车以后，还有十五分钟时间要等。现在虽然已是暖阳高照，但黄昏马上就要来到，届时气温就会迅速降下来。小老头这时盘腿坐着，面前放着他那可怜巴巴的餐点：一罐沙丁鱼。我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上前对他说：“来点葡萄酒暖暖身体怎么样？除沙丁鱼以外，你也许会有兴趣吃点面包和乳酪吧？”

“没问题。”他的声音很轻很细，仿佛是发自一个遥远的小喉咙，似乎是害怕或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情绪感受。乳酪是三天前我离开墨西哥城时买的。当时，我正准备要乘坐廉价的长途车取道萨卡特卡斯、杜兰戈、奇瓦瓦，前往两千英里外的埃尔帕索。他津津有味又满怀感激地吃了乳酪和面包，又喝了一些葡萄酒。我很高兴。我想起了《金刚经》里的话：“当力行布施，但不要带有布施的念头，因为布施不过是个字眼罢了。”那段日子，我的确是个很有宗教热忱的人，近乎完美地进行着修持。后来，我却变得有一点点倦怠和玩世不恭，变得有一点点口不对心起来。现在的我，心态已经有点老了，失却了往日的冲动……不过，我当时却确实相信布施、慈悲、智慧和开悟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价值范畴，并视自己为一个穿着现

① Charlie Parker (1920—1955)，美国爵士乐手。

代服装的古代托钵僧，在世界到处游历，转动达摩^①的法轮，累积善果，让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佛，成为天堂里的英雄（通常，我游历的范围都不出纽约、墨西哥城和旧金山这个大三角形的范围）。当时，我还没有认识贾菲·赖德^②（我是一星期后才认识他的），也没有听过“达摩流浪者”这个词儿，不过就行为来说，我却可以说是个十足的“达摩流浪者”。小老头喝过葡萄酒以后，兴致高昂起来，从袋子里掏出一张小纸片给我看。那是一篇圣特蕾莎^③的祷文，内容是说她死后会再回来这个世界，以天降的玫瑰花雨，遍洒所有的生物，直到永远永远。

“你打哪儿弄来这个的？”我问。

“几年前我在洛杉矶一家阅览室翻杂志翻到的，我把它剪了下来，此后随时都带在身边。”

“你坐火车的时候都会拿它出来看？”

“几乎每天都会拿出来看。”他没有再多谈这一点，也没有把圣特蕾莎的话题延伸下去。他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很低调，也没有多谈个人的私事。他是个又瘦又矮又安静的流浪汉，是那种别说大马路，就算在小胡同里遇上了也没有人会多看一眼的人。如果有警察

① 梵文 Dharma 一词的音译，佛家语，意指佛法，亦有译为达磨、驮摩、陀摩、县摩、县谟、县无或县者。

② Japhy Ryder，原型是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 ）。斯奈德生于旧金山，在西北地区长大，早年当过伐木工、木匠和海员。毕业于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后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东方文化语言，这段期间与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凯鲁亚克和金斯堡过从甚密。从六十年代末期起，他成为生态保护运动的重要发言人，在一九七五年获得普利策奖。

③ Saint Teresa，十六世纪的基督教女圣徒。

把他轰走，他就会被轰走，并且消失；如果在大城市的空场地上乱哄哄地聚着一伙人，那么要是有人搬着货物从那儿经过，他们很有可能根本看不到他这样一个瘦小的人藏在乱草里，在暗影里躲来躲去。当我告诉他，我打算第二天晚上偷溜上“大拉链”的时候，他说：“你是说你要搭乘‘午夜幽灵’？”

“你们都是这样喊‘大拉链’的吗？”

“听你这么说，你从前一定是那条铁路线上的铁路员吧。”

“对，我做过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制动手。”

“嗯，我们流浪汉都管它叫‘午夜幽灵’，因为如果你是在洛杉矶上车的话，那等第二天早上到达旧金山以前，根本不会有人看得见你。这玩意儿速度太快了，简直像飞一样。”

“在直路上每小时可达八十英里，老爹。”

“没有错，只不过当它晚上途经加维奥塔北面的海岸和瑟夫的山区时，会把人冻得只剩半条命。”

“没错，是会经过瑟夫，之后就会折而南下，往玛格丽塔开去。”

“是玛格丽塔，没错。我搭过‘午夜幽灵’的次数多到数不过来。”

“你离家多少年了？”

“多到我懒得去数。我是俄亥俄人。”

火车重新开动了。风开始变冷，而且再次起雾。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我们两个都竭尽所有办法和意志力，让自己不致冻僵或牙齿打颤得太厉害。开始的时候，我缩作一团在地上打坐，试图通过冥想温暖，真正的神的温暖，来驱散寒冷。这一招不管用以后，我就跳起来，反复拍打手脚和唱歌。但那小个子流浪汉显然比我有耐力，因为

他大多数时间都只是躺着，嚼着口香糖，嘴巴闭得紧紧的，像在想什么事情。我的牙齿不断打颤，嘴唇变成紫色。入夜后，圣巴巴拉那些熟悉的山脉开始逼近，让我们如释重负。很快，火车就会停下，我们就将在温暖的星空下忘却寒冷。

在岔道口，我跟圣特蕾莎的小老头流浪汉一道跳下火车，互道再见之后，我就往圣巴巴拉的海滩走去。因为怕被条子碰到，把我赶走，我走到海滩很偏远的一座山岩下面才停住脚步。我生了一个大篝火，用削尖的木签子叉着热狗在火上烤，又把一罐豆子猪肉和一罐通心面放在赤红的炭火中加热。我喝着新买的葡萄酒，享受生平最怡人的夜晚之一。接着，我涉入海水中，浸了一会儿，然后站着仰望天上缤纷灿烂的夜空——好一个由黑暗和钻石所构成的观世音十方大千世界。“啊，雷蒙，”我愉快地对自己说，“只剩几英里路就到旧金山了。你又成功了。”真爽。我穿着游泳裤，赤着脚，蓬头乱发，在只有一个小篝火照明的黑暗沙滩上唱歌、喝酒、吐痰、跑跑跳跳——这才叫生活嘛！偌大的一片柔软的沙滩，就只有我一个人，自由自在而无拘无束，大海在我的旁边轻声地叹息着。如果你放在火堆里加热的罐头变得太红太烫，让你无法赤手去拿的话，戴上一副铁路手套就行，就这么简单。我先让食物冷却一下，继续享受了一会儿葡萄酒和思绪。我盘腿坐在沙上，沉思自己的人生。这么做会有什么效果呢？“未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酒精不久就对我的味蕾发生了作用，让我开始觉得饿。我把热狗从小木签上一口咬下来，啧啧地大吃起来，然后时而挖起一汤匙丰美多汁的豆子猪肉，时而挖起一口酱汁烫得滋滋响的通心面，还有通心面罐头里可能沾到的一些小沙子，把它们送到嘴里。“这个沙滩上到底有多少颗沙子呢？大概就像天空

上的星星那么多吧？”（啧啧，啧啧）“如果是这样，那从无始的时间展开以来，世界上有过多少的人类，有过多少的生物呢？哇，恐怕有整个沙滩的沙子再加上整个天空的星星那么多吧？那可是IBM电脑也算不出来的啊！”（仰头喝了一口酒）“虽然我不知道精确的数字，但至少应该是一万兆的二十一次方的两三倍。圣特蕾莎掀起的漫天玫瑰花雨，大概也是这个数目吧？小老头流浪汉现在不也是把花雨洒在我的头上吗，虽然那是百合花的花雨。”

饭后，我拿出红色的印花大手帕抹嘴，把盘子拿到咸咸的海水里去清洗，再踢踢沙堆，四处逛了逛，把盘子抹干收好，裹着毯子、蜷曲着身体，要好好睡一觉。我在午夜的时候醒来。“嗯？这里是哪里？在我儿时的老房子里，怎么会听到像篮球赛啦啦队一样的吵闹声，这老房子是失火了不成？”但原来那只是海浪的冲刷声，因为涨潮的缘故，海浪离我盖着毯子睡觉的地方愈来愈近。“唔，我是个古老而坚硬的海螺壳。”想完这个，我又睡着了，梦见自己气喘吁吁地一口气吃了三块吐司……我还看到我孤独地睡在沙滩上，上帝则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俯视着我……我还梦见很多年前我新英格兰的老家，梦见我那只小猫希望跟着我一起走上一千英里，横越美国，梦到我的母亲背着一个大背包，梦到我父亲拼命追赶一列一闪而过、不可能追得到的火车……我在破晓的时候醒了一下，而看到四周几乎在一瞬间重新轮廓分明的景物时，我觉得它们就像是一个舞台工作人员所匆匆重新搭好的布景，为的是要骗我相信，这世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嗤之以鼻地哼了一声，转了个身，便继续睡去。“走到哪儿都是一样。”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空”中这样说。这个“空”，在我的睡眠中几乎是具体拥抱得到的。

我生平所遇的第一个真正的“达摩流浪者”就是那个圣特蕾莎的小老头流浪汉，而第二个则是贾菲·赖德——他是“达摩流浪者”的第一名，而且事实上，“达摩流浪者”这个词儿，就是他始创的。贾菲来自俄勒冈东部，自小与父母和姐姐住在一间森林小木屋里。他当过伐木工和农夫，热爱动物和印第安人的传说，这种兴趣，成为他日后在大学里先研究人类学，后钻研印第安神话学和印第安神话原本的雄厚本钱。后来，他又学了中文和日文，成了一名东方学家，并认识了“达摩流浪者”中的佼佼者——中国和日本的禅师。与此同时，身为一个在西北部长大、深具理想主义的青年，他对世界产业工人联盟^①那种老式的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他一向喜欢唱印第安歌曲和一般的民谣，后来又学会了弹吉他，唱过去的工人歌曲。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旧金山的街头。（我忘了提，离开圣巴巴拉之后，我靠着一趟顺风车一路坐到旧金山。说来难以置信，载我的人是个年轻的金发美女，她穿着件雪白的无肩带的泳衣，赤着脚，一个脚踝上戴着金镯子，开的是最新款的肉桂色林肯水星。她告诉我，

她很希望有安非他命提神,让她可以一路开车开到旧金山。当我告诉她我的圆筒形行李袋里就有一些的时候,她不禁叫了起来:“这真是太疯狂了!”)我碰到贾菲的时候,他正迈着登山者那种奇怪的大步在走路,背上背着个小背包,里面放着书本、牙刷之类的东西。这是他入城用的背包,有别于他的另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的是睡袋、尼龙披风和炊具。他下巴蓄着一把小山羊胡,因为有一双眼角上斜的绿眼睛,让他很有东方人的味道,但他长得完全不像波希米亚人,而且生活得也一点不像吊儿郎当、绕着艺术团团转的波希米亚人。他精瘦、皮肤晒得棕黑、活力十足、坦率开放,见到谁都会快活地说上两句话,甚至连街上碰到的流浪汉,他都会打个招呼。而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会搜索枯肠去思索,而且总是迸出一个精彩绝伦的回答。

“噢,你也认识雷蒙·史密斯?你是在哪认识他的?”当我们走进“好地方”酒吧的时候,大伙问他。“好地方”是北湾区的爵士乐迷喜欢聚集的地方。

“我经常都会在街上碰到我的菩萨!”他喊着回答说,然后点了啤酒。

那是个不同凡响的夜,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性的一夜。当天晚上,贾菲和其他一些诗人预定要在六号画廊举行一个诗歌朗诵会(对,贾菲也是诗人,而且会把中国和日本的诗译成英

① I. W. W.,即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一九〇五年由四十三个劳工团体在芝加哥组成的激进劳工组织,主张通过大罢工、联合抵制和破坏等方式,增进劳工权益,进而演变为一个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准革命团体,后经美国政府的百般打压而式微。

文),所以相约在酒吧里碰面,人人都显得情绪昂扬。不过在这一群或站或坐的诗人当中,贾菲是唯一不像诗人的一个(虽然他是个假包换的诗人)。其他的诗人,有像艾瓦·古德保^①那样一头蓬乱黑发的知识分子型诗人;有像奥沙伊那样纤细、苍白、英俊的诗人;有像达帕维亚那样仿佛来自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有像卡索埃特那样打着蝴蝶领结、一头乱发的死硬派无政府主义诗人;也有像沃伦·库格林那样戴眼镜、文静、肥得像大冬瓜的诗人。还有其他有潜力的诗人站在四周,衣着款色各异,大多身上是袖口和肘弯都已经磨破的灯芯绒茄克,脚上蹬着已经破旧开线的鞋子,书本从口袋里兀然突出着。反观贾菲,穿的却是耐穿耐磨的工人服装,那是他从“善心人”^②一类的旧衣商店买来的二手货。这身服装,也是他登山或远足时穿的,让他既可以晚上坐在露天里,也可以坐在篝火前,也可以沿着海岸线搭车旅行。事实上,在他的小背包里,还放着一顶逗趣可爱的绿色登山帽,每当他来到一座几千英尺高的高山下,就会把这帽子拿出来戴上。他身上的衣服虽然都是便宜货,但脚上穿的,却是一双昂贵的意大利登山靴。那是他的快乐和骄傲,每当他穿着这双登山靴昂首阔步踩在酒吧的木屑地板上时,都会让人联想起旧时代的伐木工。贾菲个子并不高,身高只有大约五英尺七英寸,但却相当强壮、精瘦结实、行动迅速和孔武有力。他双

① Alvah Goldbook,原型是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他与本书作者凯鲁亚克同被视为二次大战后美国文艺界所谓的“垮掉的一代”的核心人物。

② Goodwill stores,由民间慈善团体经营的商店,专门售卖收集而来的旧衣物或旧家具,所得用以救济穷人。

颧高凸，两颗眼珠子闪闪发亮，就像一个正在咯咯笑的中国老圣人的眼睛。而他颌下的小山羊胡，抵消了他英俊脸庞的严峻。他的牙齿有一点点黄，那是他早期森林岁月不注重口腔卫生的结果，但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意，他自己笑的时候也总是把嘴巴张得大大的。有时候，他会无缘无故突然安静下来，忧郁地看着地板，仿佛心事重重。不过，他还是以快活的时候居多。他对我表现出极大的投契，对我所谈到的事情——像关于小老头流浪汉的，有关我坐免费火车或顺风车旅行的体验的——都听得津津有味。他有一次说我是个“菩萨”（“菩萨”的意思约略相当于“大智者”或“有大智慧的天使”），又说我用我的真挚装点了这个世界。我们心仪的佛教圣者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贾菲对中国佛教、日本佛教，乃至于缅甸佛教，从里到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我对佛教的神话学、名相以及不同亚洲国家的佛教之间的差异，都兴趣缺缺。我唯一感兴趣的只有释迦牟尼所说的“四圣谛”的第一条（“所有生命皆苦”），并连带对它的第三条（“苦是可以灭除的”）产生些许兴趣，只不过，我不太相信苦是可以灭除的。尽管《楞伽经》说过，世界上除了心以外，别无所有，因此没有事情——包括苦的灭除——是不可能的。但这一点我迄今未能消化。前面提到的沃伦·库格林是贾菲的死党，是个一百八十磅的好心肠大肉球。不过，贾菲却私底下告诉我，库格林是个不可貌相的家伙。

“他是谁？”

“我的老朋友，打从我在俄勒冈时就认识的死党。乍看之下，你会以为他是个迟钝笨拙的人，事实上，他是颗闪闪发亮的钻石。你以后会明白的。小觑他的话，你准会落得体无完肤。他冷不丁冒出一

句话来，就可以让你的脑袋飞出去。”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菩萨，我认为说不定就是大乘学者无著的化身转世。”

“那我是谁？”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也许你是山羊。”

“山羊？”

“也许你是穆德菲斯。”

“谁是穆德菲斯？”

“穆德菲斯就是你的山羊脸上的泥巴^②。如果有人问你：‘狗有佛性吗？’那你除了能‘汪汪’叫两声以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觉得那只是滑头话。”我这话让贾菲有点侧目。“听着，贾菲，”我说，“我可是个严肃的佛教徒，是个充满梦想的小乘信徒，对后来的大乘佛教感到望而生畏。那些老禅师老是把弟子摔到泥巴里去，只是因为他们根本答不出弟子的问题，”我说，“我觉得这很卑鄙。”

“老兄，你错了。他们只是想让你明白，泥巴比语言更真实。”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复述贾菲那些精彩的回答，但他每提出一个见解，都让我有被针扎了一下的感觉，到后来，他甚至把一些什么植入了我的水晶脑袋，让我的人生计划为之有了改变。

那个晚上，我跟着贾菲那一群嚎叫诗人前往六号画廊参加诗歌

① Asanga，四、五世纪之交的印度佛教哲学家。

② Mudface，字面意义是“泥巴脸”，故贾菲会有此一说。